



天使鱼的逃亡

「台湾熟爱言情季」红尘潋滟系列

沈亚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沈亚
作品

天使鱼的逃亡

「台湾熟爱言情季」红尘潋滟系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使鱼的逃亡 / 沈亚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3

(台湾热爱言情季)

ISBN 978-7-5399-6088-3

I. ①天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

书 名 天使鱼的逃亡

著 者 沈 亚

责任编辑 赵 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25

字 数 11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088-3
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关于本书

今天心血来潮，站在水族馆里布置得十分美丽的玻璃箱前，看着里面的鱼儿悠闲地游动；水族馆的老板微笑地向我介绍他的鱼儿们，说得那么仔细，如数家珍地，仿佛每一尾鱼儿都是他的孩子。

我痴傻地站在其中一个玻璃世界前，那尾黄金色的鱼——那尾美丽得令人不忍移开目光的黄金天使鱼。老板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情，他有些得意地说那是一尾十分温顺，十分十分惹人怜爱的金天使鱼，是他最爱的鱼儿之一。

价格并不便宜，但我仍是买下了它。将它带回我孤寂的家中，放在客厅，愣愣地，眷恋地看着它。

没来由的，它令我想起了她——优雅的身影，温柔容颜，仿佛遗世独立的气质……

决心给它我所有的爱恋，让它伴我度过每个繁嚣过后的孤寂夜晚，只是不知道，我的天使鱼是否也会爱我？

一如我爱它？！

第 1 章

开着车，走在五点半的忠孝东路上，天空下着霏霏细雨，小雨打在车顶上没有半点声音，只有流到车窗上，打在车子前的雨丝化的水滴能提醒人它的存在。

车阵好长的一排，仿佛永远也不会改变颜色的灯号，仿佛永远也不会走到尽头的长路。感觉好烦！

好烦！

听着收音机里电台女主持人温柔沙哑的声音说着：路况十分拥挤，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，千万不要心浮气躁。

她有些气愤地关掉她的声音。她怎能坐在安适的电台前说这些话？假如让她坐在现在她的位置上的话，她大概不会再有那种温柔的声音了吧？

难怪有人说，住台北的女孩子是不能开车的，久而久之必会有损气质风度，这种路况令人疯狂。

阿俐宁死也不肯买车的决定是对的，至少，搭计程车听别人诅

咒总比自己诅咒要来得好些。

很后悔为什么要答应钟司和他一起吃晚餐，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开车会让人少掉十年的寿命。

古凯波叹口气，和阿俐在一起久了，真的彼此影响很严重，她居然也想大声诅咒了。

想像阿俐一样，没有半丝顾忌地大声咒骂。

为什么她总是做不到？

有些无奈地，放了卷录音带，男歌手饱含情感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很是忧伤，说着他逝去的恋情。怎么连逝去的恋情也可以卖钱呢？

想想好笑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居然也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了？

车阵总算向前移动了一公尺，她轻轻踩着油门，有种想把车子丢下，自己飞奔而去的冲动。

如果她这样做了，所有的人都会以为她疯了！

只有阿俐会鼓掌叫好。

她是被压抑得太久了吗？

或者只是想得太多；真的想得太多，太多了吗？

阿俐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她是个花瓶，她的公司只不过是花钱请她去当摆设的罢了。

刚开始，听到这种话心里很是不能平衡，可是年年和同学、同事们一起聚餐，听她们抱怨着公事太忙，压力太重这类的话时，她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。

她真的只是个花瓶吗？

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竟也满足于这种角色？

曾经那是她最痛恨的！

曾经那是她以为最不可能发生的！

可是现在她却已处在这个角色里，渐渐沉溺……

七点整。

离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半个钟头，尽管餐厅就在眼前，可是得再花半个钟头找停车位，她知道七点半之前她是不可能到了。

她并不焦急，除了和阿俐的约会迟到会令她焦急之外，其他的任何人她都不在意，因为没什么好在意的。

在经过这么多年，这么多的人之后，她知道自己有些什么，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，该在意些什么——而她真恨自己知道这些！

好不容易才将车停好了，她在路上慢慢地走着，雨丝落在她的头发上，有种凄楚的美感，沉静的黑暗小巷，只有一盏绿绿的路灯孤寂地照着她。

想哭。

没来由的，竟有种流泪的冲动，站在路灯下，望着不远处餐厅的灯光，泪水单纯地落了下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仿佛是被禁锢了多年似的。

曾经，总是取笑阿俐的善感，动不动就落泪，而今天，她是如此的脆弱，没有理由的，如此脆弱。

“好冷。”

蓦然抬头，一把伞已撑在头顶，挡去风雨。

童天杰深邃的眸子出现在眼前，仿佛相似多年，仿佛洞悉一切似的：“时间快到了，陪我走进去？”

凯波愣愣地望着他，浑然不觉自己已冷得发颤。

他脱下外套披在她的肩上：“来吧！”

被催眠似的，随着他走向餐厅，直到坐到位置上，面对钟司讶异的眼光，她的脸才蓦然红了起来，记起自己身在何处。

“怎么淋成这样？”

“外面正在下雨。”她脱下他的外套，垂眼平静地说道，怕被看出什么似的回避他的目光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，快八点了——”

“塞车。”

“还在生我的气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凯波抬起头，为了房俐华和邹烈的事，他们发生了好几次的争执，有时候她似乎是刻意无理取闹，但他的容忍力仍使她感到不可思议。

钟司是何等威风的人物，在商场上呼风唤雨无往不利，何曾待人如此低声下气？

而他待她却如此毫无理性的包容。

“没有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”

他松了口气似的，微微笑了起来：“你好几天都不肯出来，我还以为你真的生气了呢。”

“我很忙。”这真是天大谎言，如果成天坐在办公室发呆也能算忙的话，那真正忙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不知要何以为生了，她有些自嘲地想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来，她知道童天杰上场的时候到了，很奇

怪，仿佛隐藏着什么似的，每次他上场，灯光总是一片神秘的昏暗。

很有些后悔刚刚竟没看清他的长相。

“凯波？”

她回过神来，欢然地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有点呆了。”

“我已经替你叫了东西了，是你最喜爱吃的牛柳，让他们送上来好吗？”

刚到口边的抗议又吞回肚子里去，他只是很细心地记住她所说的任何一句话罢了——

不论真假。

有时她是如此憎恨他大男人主义的体贴。

“好。”

钟司仍是一脸自信地微笑，仿佛早知道她的答案似的，找来侍者，低低地交待了几句。

童天杰孤桀的身影已出现在舞台上，磁石般的魔力吸引住她的目光。

“邹烈已正式回到公司，等交接完了之后，我打算开家分公司自己做，他也同意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你喜欢就好了。”她心不在焉地回答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舞台上的男人身上。

“到时候我会很需要你的，你过来帮帮我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不会让你太累的，你只要帮我排派行程表，陪陪客户吃饭，和你现在的工作性质不会有太大的差异，至于薪资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”

她有一口没一口地回答着，舞台上的男人深情沧桑地唱着一首歌，关于岁月，关于青春。

“至于你老板那边我会去说的，你可以先休息一阵子，或……”

她一震，猛然回过头来：“休息一阵子？”

“如果你想直接到我那里上班我也无所谓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太累而已。”

“到你那里上班？”

钟司迷惑地望着她：“你刚刚不是回答了吗？我在说什么你全没听进去？”

凯波一愣，她真的完全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：“对不起……我……”

他叹口气，无奈地笑笑：“我真的不知道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！”

“是吗？”她自嘲地笑笑：“那我以前是什么样子？我记得我一直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“是因为他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钟司将目光移到舞台上的男人身上：“童天杰。”

她一震，不太自然地笑了笑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”

“那是我多心？你到这里来的次数如此之多，每次都是这个时间，你不是……”

“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？你又有什么资格质问我这些？”她没有表情地望着他，“这算什么？你在吃什么醋？”

“我只是……”他望着她，突然之间气馁了。

对啊！他这又算什么？

他有什么资格来问她这些问题呢？

九十年代了，没有人真的有什么资格去约束他人，他们之间甚至连甜言蜜语都还说不出口。

几年的商场悍将，情场浪子的生涯并没有使他更了解这个世界，更了解女人，面对凯波，他突然词穷了。

凯波移开视线，食不知味，却十分认真地吃着送来的食物，代表这个话题已经结束。

她早已明白暴露自己的心，是注定要受伤的，她再也不会那么傻，那么愚蠢地承认任何事。

不管是不是会后悔。

※ ※ ※

“钟司？我没意见。”

“没意见？难得你会对谁完全没意见。”

房俐华耸耸肩，专注地打着她的电动玩具：“在你还没有意见之前我怎么能够有意见？”

凯波拉拉她的头发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们对彼此影响得太严重了啊！几年来只要我说不好的你都不要，做掉一堆男人了，我再有意见你嫁得出去才奇怪！”

“可是我很需要你的意见啊！”

“啊，死掉了！”她哀嚎一声：“都是你啦！”荧幕上的小人掉到陷阱里一命呜呼。

阿俐索性关掉电脑转过身来，燃起一根烟：“好吧，好吧，从现

在开始我是你的了，要怎么拷问随便你吧！”

凯波垂下眼，反而不知道到底要说些什么了。

“你和钟司才认识没多久，我和他也不比你熟，你真要问我觉得那个人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，我对你的意见通常都很具有杀伤力，如果说得不对怎么办？”

“你觉得他和我很合适？”

阿俐想了一想，撇撇嘴又耸耸肩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是我先问你的！”

“我知道是你先问我的，可是总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啊！”

凯波无奈地叹口气：“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他是很优秀，也许就是因为太优秀了。”

“你怕你会治不住他？”

“我不了解他。”

她扮个鬼脸：“谁又真的了解谁来着？”

“那种感觉不一样！”

“你到底要我說什麼你就直說嘛！要我給你一個理由好離開他，還是給你一個理由去愛他？”

“阿俐，我是跟你说真的！”

“我也是跟你说真的啊！在我看来，钟司没什么好，也没什么不好，你们才刚开始，彼此间还不了解，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能爱就爱，不能爱就分开嘛！现在烦恼这些你不觉得很多余吗？”

“我不想伤害他啊！”

阿俐叹口气，拍拍自己的额：“老天！你这也太那个了吧！你

就这么肯定一定是你去伤害人家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你就一定会去死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！”

凯波一愣，想了一想：“说得也是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，我们都已经二十好几了，又不是十七、八情窦初开是小孩子，哪有谁不爱谁，谁就活不下去那回事？你别呆好不好？”

“可是——”古凯波烦恼地蹙起眉：“我很不喜欢别人一直说我男朋友一个又一个，好像花蝴蝶一样成天飞来飞去，好像很……很……”

“水性杨花？”

她无言地点点头。

房俐华瞪她一眼：“你是去诱惑谁了吗？那么多人要自己送上门来，死掉关你什么事？你又没答应过他们什么事，又没骗他们的钱，又没拐他们的色，你对不起谁来着？人和人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能在一起就分开啊！这是很正常的事，你这要是能叫水性杨花，那些真的骗过无数男人的女人不早该天打雷劈了！”

“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可是别人不见得就这样想啊！”

“是！别人都是圣母玛利亚，都是能立贞节牌坊的烈女，就你浪荡！”

“拜托！”凯波又好气又好笑地叫了起来，“什么话！”

“中国话啊！”她满不在乎地吐口烟，慢条斯理地接下去，“你上不愧天下不愧地的，有什么好在乎的嘛！别人爱怎么想是他们的事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潇洒一点吧！”

“事情要都像你讲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”她咕哝。

“意思是说我很单细胞就对了。”她斜睨她。

凯波侧着头想了想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凯波笑了起来：“真怕了你了！任何事到你手上都好像没什么似的，偏偏真要扭曲起来你是比谁都想不开！”

阿俐耸耸肩：“那要不怎么办？人嘛！偶尔也要均衡一下啊！活得那么快乐会遭天妒！”

“说了半天你什么也没告诉我。”

“天哪！你还真难缠！”

“都是你教导有方，我都是被你教坏的！”

“又是我，好事轮不到我，坏的都是我做的。”阿俐咕哝地抗议。

“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嘛？”

“你真要我说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好吧！”她伸了伸懒腰，“我觉得——”

“如何？”凯波有些不安地望着她。

“先告诉我是不是有第三者？”

她一下子沉默下来。

“宾果！”阿俐呻吟地叫了一声：“我就说嘛！难怪你没事拿这种鬼问题来扭曲我，快招，是谁？”

凯波犹豫地考虑着。

“快从实招来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不死，否则——发生什么惨绝人寰的事可别怪我没事先告诉你！”

“现在到底是谁在拷问谁？”她嚷了起来。

“没办法！谁叫你笨嘛！被我抓到小辫子你也只有认了！”阿

俐笑嘻嘻地，“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是治不了我，你只有怪你自己资质驽钝了，怨不得别人！”

凯波瞪了她好半晌，终于认输地叹了口气：“认识你真是我的大不幸！”

“彼此彼此。废话少说，快点从实招来！”

她想了想：“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带你去的那家餐厅？”

“哪一家？”她茫然地问：“台北市有上千家餐厅，你说的是哪一家？”

“有现场演唱的那一家。”

“童天杰。”

凯波讶异地睁大了眼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阿俐朝她扮了个鬼脸：“我又不是白痴，也不是瞎子，我不会自己看啊！那天跟你说什么话你都有一句没一句的，就算我告诉你，你家失火了，我猜你也不会甩我。”

“哪有那么严重！”

“就有那么严重。”阿俐叹口气，“你对歌声好的男人先天上就没有免疫力，真是够逊了！那家伙的确是个万人迷——至少以他的声音来说。”

凯波无言地把玩着打火机，干涩地笑了笑：“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原先只是很欣赏他，可是那天——那天我在餐厅门口淋雨，他过来替我撑伞，要我陪他走到餐厅，结果……”

“结果你就阵亡了。”她咕哝。

“你觉得很好笑？”

阿俐虚假地扯扯自己的脸：“是！真是好笑极了，我要笑得出

来才有鬼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凯波不解地望着她，“你甚至还不认识他。”

“我不必认识他就知道结果了，干吗还去认识他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阿俐翻翻白眼：“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你是有自虐狂还是怎么样？没事老爱发这种神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凯波无法理解地撑着头，“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！”

“你是欣赏他的人还是他的声音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很好。”阿俐诅咒两声，“你连自己到底爱上人家哪一点都还不知道就已经对他投入感情了，那不是自己找死，要不然是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说爱上他啊！”她抗议。

“是！是！是！你只是欣赏他，欣赏到可以为了他把钟司做掉的程度而已。”

“阿俐！求求你不要混淆我的视听好不好？让你说得怪恐怖的。”

“谁混淆谁的视听啊！你说的话让我觉得恐怖哩，天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！”

凯波猛力摇摇头：“不会的！你明知道我这个人很善变的，也许下一分钟我又忘得一干二净了！”

“说得善变是个天大的优点似的。”阿俐皱皱鼻子，“你还真是善变，善变到没事去跳同一个陷阱，善变到每次都爱上同一种人！”

“有那么糟糕吗？”

阿俐无言地再度点起一根烟，几乎是忧伤地：“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希望没有。”

※ ※ ※

踏上舞台，不必放眼四周他也知道她没有来。

很多天了，一直没再见到那个女子，不知怎么地，总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仿佛少了什么似的，少了那双专注而忧郁的目光，连歌曲也很难唱出感情了。

从他开始站上舞台，有不少女人是为了他而专程来的，其中甚至有人明白地向他示爱，而他总是一笑置之。对那些，他应该是早就有免疫了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打从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存在，他变得每天都有所期待了。

那天在巷口见到她，惨淡的路灯下，细雨飘忽，而她的脸上挂着雨水和泪水。

许久以来，他竟心动了！

不仅是心动，还有种令他震惊，令他害怕的——

心痛！

为她心痛。想为她拭泪，想为她遮风挡雨的冲动那么莫名，那么锐不可当地涌上心头，无可遏抑。

在钢琴上试了几个音。

她仍然没有出现。

一直以为在经过这么多年，经过这么多的事之后，他是够冷静了。

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再有年少时的冲动和情愫，也一直以为将不会再有人令自己那么心动、那样心痛！